西遊記/第08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八十一回
鎮海寺心猿知怪
黑松林三眾尋師

西遊記
第八十二回
姹女求陽　元神護道
作者：吳承恩

第八十三回
心猿識得丹頭
姹女還歸本性

卻說八戒跳下山，尋著一條小路。依路前行，有五六里遠近，忽見二個女怪，在那井上打水。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，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髮髻，甚不時興。獃子走近前，叫聲：「妖怪。」那怪聞言大怒，兩人互相說道：「這和尚懶懶，我們又不與他相識，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，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？」那怪惱了，掄起擡水的杠子，劈頭就打。

這獃子手無兵器，遮架不得，被他撈了幾下，侮著頭跑上山來道：「哥啊，回去罷，妖怪兇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兇？」八戒道：「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，我只叫了他一聲，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叫他做甚麼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叫他做妖怪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打得還少。」八戒道：「謝你照顧。頭都打腫了，還說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溫柔天下去得，剛強寸步難移。他們是此地之怪，我們是遠來之僧，你一身都是手，也要略溫存。你就去叫他做妖怪，他不打你，打我？人將禮樂為先。」八戒道：

「一發不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自幼在山中吃人，你曉得有兩樣木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知。是甚麼木？」行者道：「一樣是楊木，一樣是檀木。楊木性格甚軟，巧匠取來，或雕聖像，或刻如來，裝金立粉，嵌玉裝花，萬人燒香禮拜，受了多少無量之福。那檀木性格剛硬，油房裡取了去，做柞撒，使鐵箍箍了頭，又使鐵鎚往下打，只因剛強，所以受此苦楚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這好話兒，早與我說說也好，卻不受他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去問他個端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去他認得我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變化了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且如我變了，卻怎麼問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變了去，到他跟前，行個禮兒，看他多大年紀。若與我們差不多，叫他聲『姑娘』；若比我們老些兒，叫他聲『奶奶』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可是蹭蹬，這般許遠的田地，認得是甚麼親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認親，要套他的話哩。若是他拿了師父，就好下手；若不是他，卻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？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有理，等我再去。」

好獃子，把釘鈀撒在腰裡，下山凹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黑胖和尚。搖搖擺擺，走近怪前，深深唱個大喏道：「奶奶，貧僧稽首了。」那兩個喜道：「這個和尚卻好，會唱個喏兒，又會稱道一聲兒。」問道：「長老，那裡來的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裡來的。」又問：「那裡去的？」又道：「那裡去的。」又問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又答道：「我叫做甚麼名字。」那怪笑道：「這和尚好便好，只是沒來歷，會說順口話兒。」八戒道：「奶奶，你們打水怎的？」那怪道：「和尚，你不知道，我家老夫人今夜裡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，要管待他，我洞中水不乾淨，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，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，與唐僧吃了，晚間要成親哩。」

那獃子聞此言，急抽身跑上山，叫：「沙和尚，快拿將行李來，我們分了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又分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分了，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，我去高老莊探親，哥哥去花果山稱聖，白龍馬歸大海成龍。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，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獃子又胡說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的兒子胡說。才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，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裡，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，你卻在此說這樣話。」八戒道：「怎麼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牽著馬，挑著擔，我們跟著那兩個女怪，做個引子，引到那門前，一齊下手。」

真個獃子只得隨行。行者遠遠的標著那兩怪，漸入深山，有一二十里遠近，忽然不見。八戒驚道：「師父是日裡鬼拿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好眼力，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兩個怪正擡著水走，忽然不見，卻不是個日裡鬼？」行者道：「想是鑽進洞去了。等我去看。」

好大聖，急睜火眼金睛，漫山看處，果然不見動靜。只見那陡崖前，有一座玲瓏剔透細妝花、堆五采、三簷四簇的牌樓。他與八戒、沙僧近前觀看，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陷空山無底洞」。行者道：「兄弟呀，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裡，還不知門向那裡開哩。」沙僧說：「不遠，不遠，好生尋。」都轉身看時，牌樓下，山腳下有一塊大石，約有十餘里方圓，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，爬得光溜溜的。八戒道：「哥啊，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。」行者看了道：「怪哉！我老孫自保唐僧，瞞不得你兩個，妖精也拿了些，卻不見這樣洞府。八戒，你先下去試試，看有多少淺深，我好進去救師父。」八戒搖頭道：「這個難，這個難。我老豬身子夯夯的，若塌了腳吊下去，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就有多深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你看。」大聖伏在洞邊上，仔細往下看處，咦！深啊，周圍足有三百餘里。回頭道：「兄弟，果然深得緊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便回去罷，師父救不得耶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說那裡話？莫生懶惰意，休起怠荒心。且將行李歇下，把馬拴在牌樓柱上。你使釘鈀，沙僧使杖，攔住洞門，讓我進去打聽打聽。若師父果在裡面，我將鐵棒把妖精從裡打出，跑至門口，你兩個卻在外面擋住：這是裡應外合。打死精靈，才救得師父。」二人遵命。

行者卻將身一縱，跳入洞中，足下彩雲生萬道，身邊瑞氣護千層。不多時，到於深遠之間，那裡邊明明朗朗，一般的有日色，有風聲，又有花草果木。行者喜道：「好去處啊！想老孫出世，天賜與水簾洞，這裡也是個洞天福地。」正看時，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，團團都是松竹，內有許多房舍。又想道：「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。我且到裡邊去打聽打聽。且住。若是這般去啊，他認得我了。且變化了去。」搖身捻訣，就變做個蒼蠅兒，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。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，他那模樣，比在松林裡救他，寺裡拿他，便是不同，越發打扮得俊了：

髮盤雲髻似堆鴉，身著綠絨花比甲。

一對金蓮剛半折，十指如同春筍發。

團團粉面若銀盆，朱唇一似櫻桃滑。

端端正正美人姿，月裡嫦娥還喜恰。

今朝拿住取經僧，便要歡娛同枕榻。

行者且不言語，聽他說甚話。少時，綻破櫻桃，喜孜孜的叫道：「小的們，快排素筵席來，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真個有這話！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。等我且飛進去尋尋，看師父在那裡。不知他的心性如何？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啊，留他在這裡也罷。」即展翅，飛到裡邊看處，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裡面，坐著唐僧哩。

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，飛在唐僧光頭上丁著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三藏認得聲音，叫道：「徒弟，救我命啊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濟呀，那妖精安排筵宴，與你吃了成親哩。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是你和尚之後代，你愁怎的？」長老聞言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徒弟，我自出了長安，到兩界山中收你，一向西來，那個時辰動葷？那一日子有甚歪意？今被這妖精拿住，要求配偶，我若把真陽喪了，我就身墮輪迴，打在那陰山背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莫發誓。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，老孫帶你去罷。」三藏道：「進來的路兒，我通忘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莫說你忘了。他這洞，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，是打上頭往下鑽。如今救了你，要打底下往上鑽。若是造化高，鑽著洞口兒，就出去了；若是造化低，鑽不著，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。」三藏滿眼垂淚道：「似此艱難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，沒奈何，也吃他一鍾。只要斟得急些兒，斟起一個喜花兒來，等我變作個蟭蟟蟲兒，飛在酒泡之下。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，我就捻破他的心肝，扯斷他的腸肚，弄死那妖精，你才得脫身出去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這等說，只是不當人子。」行者道：「只管行起善來，你命休矣。妖精乃害人之根，你惜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你只是要跟著我。」正是：

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，取經僧全靠著美猴王。

他師徒兩個商量未了，早是那妖精安排停當，走近東廊外，開了門鎖，叫聲：「長老。」唐僧不敢答應。又叫一聲，又不敢答應。他不敢答應者何意？想著：「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。」卻又一條心兒想著：「若死住法兒不開口，只怕他心狠，頃刻間就害了性命。」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，三思忍耐口問心。正自狐疑，那怪又叫一聲：「長老。」唐僧沒奈何，應他一聲道：「娘子，有。」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，真是肉落千斤。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？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，萬分出於無奈，雖是外有所答，其實內無所慾。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，他推開門，把唐僧攙起來，和他攜手挨背，交頭接耳。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，萬種風情。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。行者暗中笑道：「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，只怕一時動心。」正是：

真僧魔苦遇嬌娃，妖怪娉婷實可誇。

淡淡翠眉分柳葉，盈盈丹臉襯桃花。

繡鞋微露雙鉤鳳，雲髻高盤兩鬢鴉。

含笑與師攜手處，香飄蘭麝滿袈裟。

妖精挽著三藏，行近草亭道：「長老，我辦了一杯酒，和你酌酌。」唐僧道：「娘子，貧僧自不用葷。」妖精道：「我知你不吃葷，因洞中水不潔淨，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，做些素果素菜筵席，和你耍子。」唐僧跟他進去觀看，果然見那：

盈門下，繡纏綵結；滿庭中，香噴金猊。擺列著黑油壘鈿桌，烏漆簸絲盤。壘鈿桌上，有異樣珍饈；簸絲盤中，盛稀奇素物。林檎、橄欖、蓮肉、葡萄、榧、柰、榛、松、荔枝、龍眼、山栗、風菱、棗兒、柿子、胡桃、銀杏、金橘、香橙，果子隨山有；蔬菜更時新：豆腐、麵觔、木耳、鮮筍、蘑菇、香蕈、山藥、黃精。石花菜、黃花菜，青油煎炒；扁豆角、江豆角，熟醬調成。王瓜、瓠子，白果、蔓菁。鏇皮茄子鵪鶉做，剔種冬瓜方旦名。爛煨芋頭糖拌著，白煮蘿蔔醋澆烹。椒薑辛辣般般美，鹹淡調和色色平。

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，捧晃晃之金杯，滿斟美酒，遞與唐僧，口裡叫道：「長老哥哥，妙人，請一杯交歡酒兒。」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，望空澆奠，心中暗祝道：「護法諸天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：弟子陳玄奘，自離東土，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眾神暗中保護，拜雷音，見佛求經，今在途中，被妖精拿住，強逼成親，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。此酒果是素酒，弟子勉強吃了，還得見佛成功；若是葷酒，破了弟子之戒，永墮輪迴苦。」孫大聖，他卻變得輕巧，在耳根後，若像一個耳報；但他說話，惟三藏聽見，別人不聞。他知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，教吃他一鍾。那師父沒奈何吃了，急將酒滿斟一鍾，回與妖怪。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。行者變作個蟭螟蟲兒，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。那妖精接在手，且不吃，把杯兒放住，與唐僧拜了兩拜，口裡嬌嬌怯怯，敘了幾句情話。卻才舉杯，那花兒已散，就露出蟲來。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，只以為蟲兒，用小指挑起，往下一彈。

行者見事不諧，料難入他腹，即變做個餓老鷹。真個是：

玉爪金睛鐵翮，雄姿猛氣搏雲。妖狐狡兔見他忙，千里山河時遁。饑處迎風逐雀，飽來高貼天門。老拳鋼硬最傷人，得志凌霄嫌近。

飛起來，掄開玉爪，響一聲，掀翻桌席，把些素果素菜，盤碟壺爵，盡皆捽碎，撇卻唐僧，飛將出去。諕得妖精心膽皆裂，唐僧亦骨肉通酥。妖精戰戰兢兢，摟住唐僧道：「長老哥哥，此物是那裡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不知。」妖怪道：「我費了許多心，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耍耍，卻不知這個扁毛畜生從那裡飛來，把我的家火打碎。」眾小妖道：「夫人，打碎家火猶可，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，穢了怎用？」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，他那裡敢說。那妖精道：「小的們，我知道了：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，天地不容，故降此物。你們將碎家火拾出去，另安排些酒餚，不拘葷素，我指天為媒，指地作訂，然後再與唐僧成親。」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裡坐下不題。

卻說行者飛出去，現了本相，到於洞口，叫聲：「開門！」八戒笑道：「沙僧，哥哥來了。」他二人撒開兵器。行者跳出，八戒上前扯住道：「可有妖精？可有師父？」行者道：「有有有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在裡邊受罪哩，綁著是綑著？要蒸是要煮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事倒沒有，只是安排素宴，要與他幹那個事哩。」八戒道：「你造化，你造化，你吃了陪親酒來了？」行者道：「獃子啊，師父的性命也難保，吃甚麼陪親酒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怎的就來了？」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。道：「兄弟們，再休胡思亂想。師父已在此間，老孫這一去，一定救他出來。」

復翻身入裡面，還變做個蒼蠅兒，丁在門樓上聽之。只聞得這妖怪氣呼呼的，在亭子上吩咐：「小的們，不論葷素，拿來燒紙。借煩天地為媒訂，務要與他成親。」行者聽見，暗笑道：「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，青天白日的，把個和尚關在家裡擺佈。且不要忙，等老孫再進去看看。」嚶的一聲，飛在東廊之下，只見那師父坐在裡邊，清滴滴腮邊淚淌。行者鑽將進去，丁在他頭上，又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長老認得聲音，跳起來，咬牙恨道：「猢猻啊，別人膽大，還是身包膽；你的膽大，就是膽包身。你弄變化神通，打破家火，能值幾何？鬥得那妖精淫興發了，那裡不分葷素安排，定要與我交媾，此事怎了？」行者暗中陪笑道：「師父莫怪，有救你處。」唐僧道：「那裡救得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才一翅飛起去時，見他後邊有個花園。你哄他往園裡去耍子，我救了你罷。」唐僧道：「園裡怎麼樣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與他到園裡，走到桃樹邊，就莫走了。等我飛上桃枝，變作個紅桃子。你要吃果子，先揀紅的兒摘下來。紅的是我。他必然也要摘一個，你把紅的定要讓他。他若一口吃了，我卻在他肚裡，等我搗破他的皮袋，扯斷他的肝腸，弄死他，你就脫身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你若有手段，就與他賭鬥便了，只要鑽在他肚裡怎麼？

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趣。他這個洞，若好出入，便可與他賭鬥；只為出入不便，曲道難行，若就動手，他這一窩子，老老小小，連我都扯住，卻怎麼了？須是這般捽手幹，大家才得乾淨。」三藏點頭聽信，只叫：「你跟定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，我在你頭上。」

師徒們商量定了，三藏才欠起身來，雙手扶著那格子，叫道：「娘子，娘子。」那妖精聽見，笑唏唏的跑近跟前道：「妙人哥哥，有甚話說？」三藏道：「娘子，我出了長安，一路西來，無日不山，無日不水。昨在鎮海寺投宿，偶得傷風重疾，今日出了汗，略才好些。又蒙娘子盛情，攜入仙府。只是坐了這一日，又覺心神不爽。你帶我往那裡略散散心，耍耍兒去麼。」那妖精十分歡喜道：「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，我和你去花園裡耍耍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拿鑰匙來開了園門，打掃路逕。」眾妖都跑去開門收拾。

這妖精開了格子，攙出唐僧。你看他許多小妖，都是油頭粉面，嬝娜娉婷，簇簇擁擁，與唐僧徑上花園而去。好和尚，他在這綺羅隊裡無他故，錦繡叢中作啞聾。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，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。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，那妖精俏語低聲，叫道：「妙人哥哥，這裡耍耍，真可散心釋悶。」唐僧與他攜手相攙，同入園內，擡頭觀看，其實好個去處。但見那：

縈迴曲逕，紛紛盡點蒼苔；窈窕綺窗，處處暗籠繡箔。微風初動，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；細雨才收，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。日灼鮮杏，紅如仙子曬霓裳；月映芭蕉，青似太真搖羽扇。粉牆四面，萬株楊柳囀黃鸝；閑館周圍，滿院海棠飛粉蝶。更看那凝香閣、青蛾閣、解酲閣、相思閣，層層捲映，朱簾上鉤控　　鬚，又見那養酸亭、披素亭、畫眉亭、四雨亭，個個崢嶸，華扁上字書鳥篆。看那浴鶴池、洗觴池、怡月池、濯纓池，青萍綠藻耀金鱗；又有墨花軒、異箱軒、適趣軒、慕雲軒，玉斗瓊卮浮綠蟻。池亭上下，有太湖石、紫英石、鸚落石、錦川石，青青栽著虎鬚蒲；軒閣東西，有木假山、翠屏山、嘯風山、玉芝山，處處叢生鳳尾竹。荼蘼架、薔薇架，近著鞦韆架，渾如錦帳羅幃；松柏亭、辛夷亭，對著木香亭，卻似碧城繡幙。芍藥欄，牡丹叢，朱朱紫紫鬥穠華；夜合臺，茉藜檻，歲歲年年生嫵媚。涓涓滴露紫含笑，堪畫堪描；豔豔燒空紅佛桑，宜題宜賦。論景致，休誇閬苑蓬萊；較芳菲，不數姚黃魏紫。若到三春閑鬥草，園中只少玉瓊花。

長老攜著那怪，步賞花園，看不盡的奇葩異卉。行過了許多亭閣，真個是漸入佳境。忽擡頭，到了桃樹林邊。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掐，那長老就知。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紅桃兒，其實紅得可愛。長老對妖精道：「娘子，你這苑內花香，枝頭果

熟。苑內花香蜂競採，枝頭果熟鳥爭啣。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，何也？」妖精笑道：「天無陰陽，日月不明；地無陰陽，草木不生；人無陰陽，不分男女。這桃樹上果子，向陽處，有日色相烘者先熟，故紅；背陰處無日者還生，故青：此陰陽之道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謝娘子指教，其實貧僧不知。」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。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。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：「娘子，你愛色，請吃這個紅桃，拿青的來我吃。」妖精真個換了，且暗喜道：「好和尚啊，果是個真人，一日夫妻未做，卻就有這般恩愛也。」那妖精喜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。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。那妖精喜相陪，把紅桃兒張口便咬。啟朱唇，露銀牙，未曾下口，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，轂轆一個跟頭，翻入他咽喉之下，徑到肚腹之中。妖精害怕，對三藏道：「長老啊，這個果子利害：怎麼不容咬破，就滾下去了？」三藏道：「娘子，新開園的果子愛吃，所以去得快了。」妖精道：「未曾吐出核子，他就攛下去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娘子意美情佳，喜吃之甚，所以不及吐核，就下去了。」

行者在他肚裡，復了本相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不要與他答嘴，老孫已得了手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方便著些。」妖精聽見道：「你和那個說話哩？」三藏道：「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。」妖精道：「孫悟空在那裡？」三藏道：「在你肚裡哩，卻才吃的那個紅桃子不是？」妖精慌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這猴頭鑽在我肚裡，我是死也。孫行者，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裡怎的？」行者在裡邊恨道：「也不怎的，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，三毛七孔心，五臟都淘淨，弄做個梆子精。」妖精聽說，諕得魂飛魄散，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：「長老啊，我只道：

夙世前緣繫赤繩，魚水相和兩意濃。

不料鴛鴦今拆散，何期鸞鳳又西東。

藍橋水漲難成事，佛廟煙沉嘉會空。

著意一場今又別，何年與你再相逢！」

行者在他肚裡聽見說時，只怕長老慈心，又被他哄了，便就掄拳跳腳，支架子，理四平，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。那妖精忍不得疼痛，倒在塵埃，半晌家不敢言語。行者見不言語，想是死了，卻把手略鬆一鬆。他又回過氣來，叫：「小的們在那裡？」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，各人知趣，都不在一處，各自去採花鬥草，任意隨心耍子，讓那妖精與

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。忽聽得叫，卻才都跑將來。又見妖精倒在地上，面容改色，口裡哼哼的爬不動，連忙攙起，圍在一處道：「夫人，怎的不好？想是急心疼了？」妖精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你莫要問，我肚裡已有了人也。快把這和尚送出去，留我性命。」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擡。行者在肚裡叫道：「那個敢擡？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，出到外邊，我饒你命。」那怪精沒及奈何，只是惜命之心。急掙起來，把唐僧背在身上，拽開步，往外就走。小妖跟隨道：「老夫人，往那裡去？」妖精道：「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沒處下金鉤？把這廝送出去，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。」

好妖精，一縱雲光，直到洞口。又聞得叮叮噹噹，兵刃亂響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外面兵器響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是八戒揉鈀哩。你叫他一聲。」三藏便叫：「八戒。」八戒聽見道：「沙和尚，師父出來也。」二人掣開鈀、杖，妖精把唐僧馱出。咦！正是：

心猿裡應降邪怪，土木司門接聖僧。

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